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午梁武帝普通七年魏孝明帝孝昌二年○盡壬子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孝武帝

永熙元年凡七年

丙午梁武帝普通七年春正月魏以楊津為北道大都

督

初魏都督廣陽王深通於尚書令城陽王徽之妃徽怨之言於太后以深心不可測乃以

津爲都
督代深

魏五原降戶鮮于脩禮反○二月魏西部敕勒
斛律洛陽反三月爾朱榮討平之○夏四月魏

退
以元順爲太常卿

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紘毀侍中元順出
爲太常卿順奉辭時紘侍側順指之曰此魏
之宰嚭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紘脅肩而出順
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
汗辱門下斃我彞倫因
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集覽

彞嚭詔披美反
吳越春秋曰伯

語晉伯宗之後楚伯州黎之子也平王誅伯
州黎其子嚭奔吳爲太宰後越滅吳以嚭不
忠誅之數我彝倫書洪範篇彝倫攸斃蔡氏
傳曰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數多路
反敗也

魏朔州鮮于阿胡反○魏都督李琚討杜洛周
敗死○魏長孫稚討鮮于脩禮敗績

魏以長孫稚爲大都督討鮮于脩禮行至鄴
復以河間王琛代之稚言與琛有私琛難受
其節度不聽至滹沱脩禮邀擊
之琛不救稚大敗皆坐除名

五月元略自梁歸于魏魏以為侍中

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魏元又死胡太后遣江黃禮暉之南還以求略梁王禮遣之太后拜略侍中賜爵東平王遷尚書令委任之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

書法

凡奔書歸善辭也猶有宗國之心焉故善之是故劉敬宣司馬休之書來

歸元略書歸元或書歸賀拔勝書歸獨孤信書歸皆善之也

魏復以廣陽王深為北道大都督

魏復以深為大都督討鮮于脩禮章武王融裴衍為左右都督並受節度城陽王徽復譖

其有異志后敕融衍潛爲之備深懼事無小
大不敢自夫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
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陛下
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卑
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徽與鄭儼等更
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實忌刻賞罰任情魏政
愈亂

書法

復以爲何嘉改過也深嘗爲北道都
督矣城陽王徽譖之於是代深今而

復用是也而使蕭融裴衍潛爲之備疑人
勿任任人勿疑於此復兩失之卒之使深
盤桓自疑而爲葛榮所殺綱
目書此予之也亦惜之也

秋七月魏行臺常景敗杜洛周于范陽○鮮于

阿胡陷魏平城○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脩

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洪業而自立

考異自立當作

自領其衆 **考證** 立當作 領其衆 ○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

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之

魏以榮為安北將軍都督恒朔二州軍事榮過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不出榮怒襲執之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魏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在恒州平城陷岳奔榮勝奔肆

州至是榮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爲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書法

刺史何尉慶賓也曷爲不名執善辭也慶賓無備以至被執則非力屈者

矣然則何以不書襲不書襲書執所以見爾朱之強也刺史專方而本兵柄而易置之如奕棊爾朱不臣之跡兆於此矣故謹書之是故書執肆州刺史以羽生代之所以著爾朱之無君書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所以著郭威之無君也

葛榮襲殺魏都督章武王融廣陽王深

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魏廣陽王深引兵躡之榮輕騎掩擊章武王融殺之自

稱天子深聞榮敗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詔榜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歸罪遂詣榜下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刺史陽津亦疑深有異志遣都督毛謚討深深間行至博陵逢葛榮遊騎劫以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惡而殺之城陽王徽遂誣深降賊錄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爲之訴理乃得釋

就得興陷魏平州○莫折念生降魏既而復反
破六韓拔陵誘胡琛殺之

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亡歸胡
琛琛資以士馬使擊念生屢破其軍乃復叛
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蕭寶寅使左丞
崔士和據秦州大都督元脩義停軍不進念
生復反執士和殺之久之伯度亦爲万俟醜
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琛與念生交
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
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

冬十一月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亶爲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克復胡氏曰梁武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蓋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興師動衆不得已而至于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爲可。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貪憤之兵。得已不已。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主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乎。

集覽

貪憤之兵前漢魏相曰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

書法

於是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人初蕭綜既叛梁主密召夏侯亶還曰俟淮堰成復進至是淮堰水盛亶復侵魏李憲遂降則淮堰蓋三脩矣其不書何削之也淮堰再築再壞死者無慮數十萬人於是三脩其損費又可知矣而所獲未償所失四分之一故削之削之者不以壽陽之得歸之堰也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

勢辛雄知國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曰：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疆暴息矣。不聽。

丁未梁大通元年春正月，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

孝昌三年

楷死之。榮遂圍冀州。

教

魏分定相四郡置殷州以崔楷為刺史楷表
 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
 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
 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
 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
 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賊至將士爭
 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
 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
 屈榮殺之

質實

一統志云殷州晉初所置治
 獲嘉縣後魏因之北齊省入

脩武縣唐初復置尋廢之故
 城在衛輝府城西北一百里

書法

自六鎮之叛隋州郡多矣未有以死
 節書於是書崔楷若楷者可謂知難

不避者矣故
特書以嘉之

發明

綱目立法極謹嚴如葛榮之事不曰魏葛榮陷殷州而曰葛榮陷魏殷州

則以是時賊勢彊盛非魏之所得而制故書法如此見其若一敵國然者若夫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至是凡五載破軍殺將多矣獨一崔慧能執節不屈故綱目特書而予之不以亂亡之世而沒其實此亦世亂識忠臣之意也

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敗績魏以楊椿爲行臺

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至是大敗於涇陽
汧城岐州皆降於賊
幽州刺史卑祖暉戰沒

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民拒守。詔以椿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右民郎路思令上疏曰。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銳氣頓盡。乃令羸弱居前。以當寇彊壯在後。以衛身。器械不精。進止無節。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賞尚輕。屢加寵賚。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明賞罰。練士卒。脩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集覽

右民郎官名也。蕭斧。蕭艾蒿也。白華。莖粗科生多者。至數

十莖可作燭有香氣說文蕭芥芟艾之芥也
朝菌菌求敏反地芝也槐樹上生者良野田
中者恐有毒陶隱居云山中多有毒菌地漿
可解之爾雅中馗菌注地草也似釘蓋者曰
菌一曰地雞一曰馗厨莊子朝菌不知晦朔
郭象注之生於朝死於暮故曰朝菌林希逸
口義云朝菌一名日及生於糞上暮
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

正誤

右民

郎今按謂右民曹之郎官也漢成帝置尚書
五人其三曰民曹魏有左民郎曹魏晉兼置
右民郎曹

魏主戒嚴北討不果行